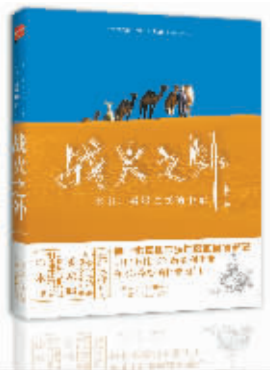


16

全民“瘾君子”

如果有下辈子

11



○吕可丁 著

第一本揭秘中东地区的风情笔记

在每星期一次的自由讨论课上，阿拉伯老师用他一贯的言简意赅作风向我们介绍了也门的风俗。他说，在也门你常会遇到这样两种人，一种是嚼卡特叶的，另一种是举咖啡杯的。当然，也有第三种人，那就是二者兼有的。总之，这里的人都是“瘾君子”。

他发给每人一张纸，上面印有关于卡特叶的传说。与许多民族的传说一样，这个故事也是发生在一个倒霉的放羊娃身上。说的是有个放羊娃发现羊群里一只公羊精神奇佳，就偷偷地跟踪这只羊。走到一片不知名的矮树林里，他看见公羊正半立起来咀嚼叶子，放羊娃摘下叶子嚼了嚼。后来竟然越嚼越兴奋，越嚼越上瘾，甚至产生了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就这样一传十传百，卡特叶受到了所有人的欢迎，传到也门后保留了下来，摇身一变成了也门的特产。

关于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说山羊吃的不是卡特叶，而是产自也门摩卡的咖啡果。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卡特叶和咖啡果对也门人来说，都是欲罢不能的“尤物”。

卡特叶其实是一种微型毒品，这种矮灌木的叶子和大麻属于同科，味道甘辛苦涩，咀嚼能成瘾，让人产生飘飘欲仙的感觉。很多阿拉伯国家都将其列为禁品，禁止种植和销售。但在也门，人们仍可以见到大片的卡特园。究其原因不外乎是从总统到平民，举国上下都是“瘾君子”，卡特叶已融入也门的文化之中，就像牛奶和红茶

一般——没有了牛奶的红茶不能称为红茶，没有了卡特叶的也门不能称为也门。

关于摩卡咖啡，各位咖啡发烧友可能都知道，咖啡中有“八大金刚”：摩卡咖啡、蓝山咖啡、巴西咖啡、曼特宁咖啡、爪哇咖啡、肯尼亚咖啡、哥伦比亚咖啡和哥斯达黎加咖啡，其中的摩卡咖啡就是产自也门。

摩卡又名莫加，意思是巧克力咖啡。它的名字就是以位于也门的红海海边小镇摩卡命名的。据说这个港口小镇在15世纪时垄断了咖啡的出口贸易，对销往阿拉伯半岛区域的咖啡贸易影响特别大。但是，我这个来自茶叶之乡的人没听说过这些洋玩意儿。

有一次，我在公共厨房里当着来自摩卡的小同学胡露德的面面雀巢咖啡，被人家夺过去狠狠地鄙视了一番，我这才知道被国内小资追捧的雀巢咖啡，充其量就是肯德基般的垃圾食品，在酷爱饮咖啡的也门人心中就是“下里巴人”，根本拿不出手。

为了让我这个咖啡白痴见识一下什么是“阳春白雪”，胡露德变戏法似的从自己的柜子里端出了一份小得不能再小的咖啡具——一个碗大的带柄开水壶，半个手掌大小的小茶杯，还有个比挖耳勺大不了多少的铜勺子。

胡露德制作咖啡的方法有些奇特，煮水、切姜片、舀白糖，俨然一副煮姜汤的架势。不过后来“主角”的登场解答了我的疑惑，一纸包的黑色粉末，胡露德舀了少许泡在沸水里，加了姜、糖之后盛在小杯里，自己先饮了一口，剩下的半杯递给了我。我咽下肚后，半天才反应过来，原来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正宗摩卡咖啡，国内咖啡馆里卖的奶沫什么的混合物只是个冒牌货。只可惜这个味道太严肃正经，十几种香料混合起来的浓烈味道让我顿时想起了姜汤，还是国内的咖啡味道可人。

认识了传说中的摩卡咖啡后，我开始留意到，也门大街小巷的咖啡馆里面无一例外都有摩卡咖啡的踪影。对于也门人，一小杯摩卡咖啡加半个面包就是一顿丰盛的早餐，有些更是连面包也省去，一杯咖啡就能凑合一上午。

如果说卡特叶是男人的嗜好，那么摩卡则无疑是女人的最爱。每天下午3点，女人的茶话会就开始了。宿舍里的每个也门女孩几乎都有自己的一套咖啡具，她们也曾企图把我拉进咖啡圈，但从小厌恶喝中药的我对此十分惧怕，索性每次自带一杯雀巢咖啡，在众人的鄙视下欣然饮用。

姥姥很开放，也很保守，一年四季都穿着袜子，莫不是嫌自己是小脚？姥姥每天泡脚也必须等家人都走了，灯关了才脱下袜子。

年轻的时候姥姥就这么“见不得人”。夏天的夜晚，吃完饭，收拾停当后，姥姥就挎着篮子到河里洗澡去了。

河是水门口人的大澡盆，女人在上游洗，男人在下游洗，小孩可以两头儿乱窜。

我自然是跟着姥姥在上游洗，但她不许我靠近她。我很好奇，藏在河岸的草丛中偷看姥姥。洗澡时姥姥从不脱衣服，最多把斜襟小褂的扣子解开就算脱了，一条毛巾伸进衣服里上下抹着。

姥姥一般是坐着洗，水没到她的腰，远看像在水上漂着。看惯了梳着纂儿的姥姥，散开头发可不像她了。穿着衣服进水，洗完了澡姥姥就坐在大石头上等风吹干了，又梳上纂儿回家，与没洗过澡的姥姥一模一样，只是身上多了些香胰子味儿。

北京豪华的地方我领姥姥都去体验过了，但我们从来没去过洗浴中心，这种地方对姥姥来说是禁区。

但姥姥可以看那些裸体油画，每回看了画上西方古典的肥女人都会大笑，笑得满脸通红。你若问她，她最多说一句：“她们吃得太好了。”

我们给她看韩美林的挂历，上面全是写意的裸体女人，对照韩美林那朴实得有些“幼稚”的照片，姥姥怎么也不相信这个“坏小子”画得那么神，姥姥称他为神仙。我一直想带姥姥去韩神仙的博物馆看看，看那些神奇的雕塑，看韩神仙，看神仙那漂亮的小媳妇，最终因妈妈的阻拦而没有成行。李肇星部长邀请姥姥去钓鱼台吃顿“国宴”也没成行，姥姥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姥姥说：“遗憾就是专门用来留下的，要不就没有这俩字了。”

姥姥很知足，遇到什么事儿都能心理平衡，反而让我心里不好受。姥姥也是正常人，她就没有想点燃自己欲望的时候吗？

从蒙特利尔电影节回来，我急于告诉姥姥我获得了国际A类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奖，我想告诉她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尽管那时我陷入了不能言说的窘境。我不想宣传，不想让媒体炒作，不想让人庆祝，不想与人分享，更不想成为焦点，只想让姥姥知道。

结果，姥姥在电话里像是没听见一样，只是说：“我啥时候去北京？谁来领我？早点儿来，天快黑了。”

姥姥知道日子不多了，她想来北京我的家。

我无数次把姥姥的死描绘得很好、很具体，我让她放松，放松地睡去。她信了，我也信了。谁也没死过，更没有老死的经验，我哪里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痛苦？谁死了会回来告诉活着的人死是什么滋味儿？

勇敢地面对死亡，接受这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我给自己打气儿，也试着给姥姥减少恐惧。“这都是知道自己死不了的人给快死了

○倪萍 著



的人送的不花钱的礼，一点儿也不管用。”姥姥笑着说。

“那么管用的是什么？”

“管用的就是那个假话：‘你的病能好，你死不了。’”

我们一次次地用假话骗姥姥，给她身上装上“大师”祈过福的红包，床的方向、桌子的摆放都按大师的指点。姥姥一天摸几次红包，生怕护身符丢了老天就把她带走了。

姥姥一辈子怕人笑话，一辈子为“人家”活着。与许多我行我素的人相比，姥姥一生都是四肢蜷着过，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地伸展过，她不委屈吗？

如果有下辈子，我不想让姥姥这么活着。我盼着她烫着头发卷着卷儿、扑着胭脂抹着粉；我盼着她飞扬跋扈、横行霸道；我盼着她自私自利、目中无人；我盼着她凡事先替自己想，谁都不爱，只爱自己；我盼着她穿金戴银、吃喝玩乐……到那时候我申请还做姥姥的外孙女。换一个活法儿不也挺好吗？反正脸皮撕开了，没脸了倒也不用顾忌了。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三句，你打我一拳我打你十拳，反正不能吃亏吧！老说吃亏是福，福是什么？福在哪儿啊？幸福不是千万种吗？干嘛只选择那一种？

哈，我这么写着都觉得痛快、过瘾，不知道在那个世界的姥姥听了这番话会怎么说。

66岁老人的人生智慧

副刊

电话：65233688

洛阳人看洛阳手机报

洛阳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总量占到了60%以上。

定制方法 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3元/月，不收GPRS流量费。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712 到 10655885 订阅，3元/月，不收GPRS流量费。

